

河防一覽目錄

卷之一

祖陵圖說

皇陵圖說

兩河全圖說

卷之二

河議辯惑

卷之三

河防險要

卷之四

修守事宜

卷之五

河源河決考

卷之六

泗州先春亭記

賈魯河記

河源記

于都憲題名記畧

鑿徐洪記

鑿呂梁洪記

奈太常全河說

止泃河疏

止膠河疏

卷之七

經畧兩河疏

部覆前疏

河工事宜疏

部覆前疏

勘估工程疏

部覆前疏

卷之八

恭報續議工程疏

查復舊規疏

部覆前疏

申明鮮貢船隻疏

部覆前疏

報塞黃浦疏

河工告成疏

黃河來流艱阻疏

申飭徐北要害疏

卷之九

覆議善後疏

覆議河工補益疏

高堰請勘疏

計議淮南未盡事宜疏

申飭鎮口閘禁疏

部覆前疏

卷之十

河工分派司道疏

部覆前疏

議留河工米銀疏

部覆前疏

申明修守事宜疏

部覆前疏

議守輔郡長隄疏

部覆前疏

恭誦綸音

部覆前疏

卷之十一

添設管河官員疏

申明河南修守疏

停寢訾家營工疏

部覆前疏

修復湖隄疏

就近銓補分司疏

就近銓補河官疏

查議通濟閘疏

部覆前疏

河工告成疏

贈卹司官疏

卷之十二

甄別司道疏

部覆前疏

申明鮮船疏

部覆前疏

申明職掌疏

部覆前疏

縣官輕忽河務疏

旱久泉微禱雨疏

添募夫役以裕河工疏

官旗挾帶私貨疏

部覆前疏

恭報三省直隄防告成疏

河上易惑浮言疏

畫地巡守疏

申明修守泗隄工完疏

議創石隄疏

會勘徐城鎮口疏

工部覆前疏

報消泗水疏

併勘河情疏

卷之十三

請遣大臣治河疏

科道會勘河工疏

科道進圖說

條陳善後事宜疏

條陳河工補益疏

條陳治安疏

中州河防要害疏

部覆前疏

卷之十四

查理沁衛二河疏

河工大舉疏

欽奉查理河漕疏

南直隸工程

酌議河道善後疏

祖陵當護疏

欽奉查理河漕疏

山東工程

清復湖地疏

目錄

河防一覽卷之九

河臣潘季馴題

南旺分司主事王元命
濟寧兵河副使曹時聘

校訂運同陳昌言編次

奏疏

覆議善後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河工告成敷陳善後事宜以圖永利事據管
理中河郎中佘毅中南河郎中張譽徐州兵
備兼管河道按察使張純海防兵備兼管河
道叅政龔大器會呈奉臣劄付備仰各司道

會同卽將條開事宜逐一會議要見管河官員作何交代高堰石隄作何發砌清江裏河作何挑濬徐北隄防作何修守歲用錢糧作何積貯查議明妥會呈詳報以憑覆議具

題奉此又奉總督漕撫右都御史江一麟劄付同前事依奉照欵會議登答明白呈乞題

請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准工部咨前事該工部右給事中尹瑾條陳具題工部覆奉

欽依條咨到臣准此除將欵開定法制專責處二事

應欽遵者通行濱河有司掌印管河官
舉行外其重久任發石堰等五事應議覆者
已行司道會議詳報前來該臣會同總督漕
運巡撫兼管河道兵部尙書凌雲翼逐一虛
心計處覆議相同甚爲便利似應依擬合照
欵列具陳伏乞

敷下該部再加查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河工告成敷陳善後事宜
以圖永利事理謹題請

計開

一重久任以便責成先該給事中尹瑾題
該工部覆議河道關係最重類非可以
穿鑿於聰明勾幹於倉卒者全在得人
任久乃可責成及要大小官員俱令久
任或者考滿加陞或積勞超敘與夫積進
遴補交代親承最爲治河先務合咨吏
部查照隆慶六年題奉

明言都着久任事理凡管河部屬司道及府州縣佐
貳等官果有熟諳機宜懋著績效者考
滿卽與陞級照舊管事資深卽與超遷
用勸異勞有缺就近遞補取其端潔習
熟臨行新舊交代令其傳告精詳至於
待異等者一如待邊臣由道而撫由撫
而督由督而本兵不恡焉合咨臣等罕
終薦舉預儲可代之才遇缺揭咨必求
因才而代徑咨吏部仍知會本部以憑

會同遵行其有才志庸劣及不候交代
輒先離任者聽其不時奏劾更易寃懲
毋或拘攣貽誤大計等因行據司道等
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爲照治河固
難知河不易部科首以久任交代爲言
誠爲永賴至計除薦舉賢能汰黜不肖
容臣等欽遵着實奉行外所據新舊交
代一節管河大小官員地方有難易職
掌有緩急再須分別明白庶免濫時

尉如中南北三管河郎中夏鎮南莊二
主事皆係專職俱應交代無容別議外
至如孫州海防潁州天津霸州大名臨
清七兵修葺河道之費山東河

南二副使則有專管河道之費但潁州
臨清天津霸州大名五道或距河稍遠
或開渠晏然雖兼河道于係頗輕似應
俱免交代其孫州海防二道則爲河湖
喫緊之區山東河南二道則爲黃河要

善之地四道憲職并其所轄府州縣佐
貳管河官如遇陞調去任等項與同各
管河分司俱應比照巡撫衙門事例守
候交代仍須咨行吏部知會凡遇各官
陞調去任即便就近推補勒限赴任候
舊者得免久候之苦文憑類與司覈交
代之日方行計算使舊者得免違限之
愆如不候代輒先離任者咨總理河之

衙門查照工部題

准事例指名叅

奏伏望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擬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則人情旣便政體盡一而河務
聿興矣伏乞

聖裁

一 蔡石堰以固要衝先該給事中尹瑾題
該工部覆議高家堰西當淮泗衝流東
護淮揚沃土卽今築塞已固要將當中

大澗口二十餘里用石包砌合咨臣等
今歲預行估計幹辦合用石料若干工
費若干責成徐穎海防三道併力分工
同心協慮自萬曆九年興工酌寬限期
合用錢糧於大工餘剩銀內支用等因
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
查得本堰自漢陳登剏築之後至我

朝平江伯陳瑄復大築之向不甃石者非謂石之
不堅亦以採石之難也去歲堰工告竣

卽設官夫畫地分守每歲四月以前八月以後水及堤根者不滿二百丈防守甚易惟是五月中至八月盡最爲喫緊如有汕刷浪窩隨時補修可保無恙然歲久月深官更吏換首尾不知疎虞難免誠不如甃砌山石之爲一勞永逸科臣所云三利可謂委曲明盡矣况內土旣已堅厚廂石亦易爲力但淮安原不產石俱於徐州取辦而節年採伐不歇

勢必窮山遠搜石岩既遠則出山脚價
自倍於昔水次去工尙餘五百里糧艘
帶運勢必病軍民舟搭載勢必病商則
自備官船專人管運之費不可惜也採
石致萬丈聚匠必須數千名非遠募於
山東江南之間不得也其直不多誰肯
樂就及御石工次搬運至輟遠者將十
餘里近亦五六餘里泥塗深陷舉止艱
難比之伐石出山之苦又有甚焉大工

甫畢民勞方休勢難驟舉故須濡遲歲月事難獨任故須分責三道該科慮之詳矣今該臣等公同勘得大澗口極窪去處自列字號至水字號止計長三千丈合派南河分司三百丈徐海頴三道各九百丈每堰長一丈應砌高一丈內外用石二層該石二十丈共該石六萬丈約計在山採辦工價出山脚價并鑿砌工食每丈該銀五錢九分共該銀三

萬五千四百兩合用船隻除南河分司
查有見在混江龍船免造外每道該造
船九十隻共船二百七十隻每隻連篷
桅什物該價銀五十兩共銀一萬三千
五百兩每船雇募水手六名共募一千
六百二十名每年工食銀七兩二
錢大約四年爲期共該銀四萬六千六
百五十六兩募夫搬石上船下船及擡
石到工大約每丈費銀三錢共銀一萬

八千兩每砌石一丈用石灰二斗銀八
厘共該銀二百四十兩堰基三千丈每
丈約截用長杉木二十五根共計七萬
千根每根價銀一錢三分共該銀九千
七百五十兩椿手每丈三十工該銀一
兩二錢共銀三千六百兩管工官廩糧
比照大工事例合用府佐二員每員每
日廩給銀一錢書辦一名口糧銀四分
州縣佐貳官十二員每員每日廩給銀

六分書辦一名口糧銀三分陰醫省祭
等官三十員每員每日銀四分每年該
銀九百七十二兩共銀三千八百八十
八兩以上通共該銀一十三萬一千三
十四兩應於大工用剩解還戶部銀一
十二萬奏

請留用尙欠銀一萬一千三十四兩再於原留用剩
銀內動支除南河分司見有船隻一面

行令採運外共三道工程今歲時月已

促止可打造船隻置辦器具雇募夫匠
完脩明歲採運石塊陸續細鑿脩用萬
歷十年方可下椿發砌隨砌隨採定限
四年以裏工完交總理衙門將各效勞
官員分別勤惰題

請覆實賞罰如司道等官處置得宜能於限前早竣
工堅費省者破格優處其原造船隻事
畢量行變價作正支銷庶料理周悉而
隄防永固矣伏乞

聖裁

一濬開河以利運艘先該給事中尹瑾題
該工部覆議得隄成之後淮水悉出清
口裏河水由地中第恐外河口深內河
日淺况前此兩河交注之沙鋪墊已久
合谷臣等將清江浦河道照南旺事例
每三年兩次嚴限大挑其揚儀河道時
常撈濬應否幾年一挑著爲定例酌議

奏

請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照得
清江浦至頭二三鋪一帶裏河先臣平
江伯陳瑄議爲每歲一挑之法蓋因河

自新莊閘外入口多納黃流歲有積沙
勢不得不爾也今改閘通濟則全納清
流宜無俟於挑濬特因往年黃流久注
淤沙久填水溢沙上舟因水浮去歲頭
鋪二鋪便覺淺澀曾勞挑濬是以該科
目擊其事議復挑濬之法蓋見外河旣

已順軌內河尤須利涉誠運渠之首務也然舍歲挑之法而欲比照南旺事例定爲三年二挑之制者蓋知通濟閘之納清異於天妃閘之納濁故不必復仍歲挑之勞也合無始自今歲冬初查將應濬裏河并烏沙河淤淺去處築壩斷流多募夫役大加挑濬不得苟且了事工完之日聽南河分司覆實造冊

奏繳以後河深利涉姑免挑濬如有淺澀卽照南

旺事例三年兩濬其揚儀河道去歲挑濬之後目前尙自深廣以後如有淺阻小則量濬大則加挑臨時酌擬施行務求漕舟通利不致虛費工力伏乞

聖裁

一防徐北以固上流先該給事中尹瑾題該工部覆議得全河之勢下流安則徐以南無淺阻之患上流順則徐以北無改徙之虞今南河可以無慮獨徐北未

可忘脩合咨臣等除行縷二隄遵照原
題興工幫築外其徐北豐沛碭山一帶宜大修隄
工以防上流決徙邵家等壩宜併力厚
築以斷秦溝舊路及縷堤有水掃根去
處俱要幫築守隄夫役每里補足十名
工食或於山東河南停役銀內解募或
攤派廬鳳揚三府或將洪夫仍舊徭徵
而以徐州船糧召募夫役議擬上

請至於量地建舖安插各夫召民居集免派隄租人

自爲守乃稱長便等因行據司道等官
議報前來該臣等覆議照得徐北黃河
乃運道上源關係尤重今河出小浮橋
固能刷洪以深河而徐南一帶決塞隄
成水無旁溢河身益深掣水愈駛矣但
徐北新衝崔家口上下尙非故道萬一
北決則上而閘河不免泛濫之患下而
徐邳一帶不免淺涸之虞臣等是以有
來流艱阻乞

恩查議之

請也今該科議將徐北隄壩加意修築并議增夫防守誠爲慎重上源至計查得徐北行縷
二隄先該臣會同各撫按題

惟大修已督各官夫見在幫築此外如華山戚山一帶原衝沛縣故道俱倍幫高厚足恃無
恐先年礪山隄根水掃成河近俱另築
月堤以爲保障而又於礪單接界之所

翔築順水斜壩長一千餘丈以截流護

堤捍外衛內見今伏水止是漫至壩根
卽順壩歸河不復浸及縷堤至於豐縣
邵家大壩乃遏絕秦溝舊日最爲喫緊

今將正壩一百四十餘丈幫厚八丈高
一丈一二尺不等又於壩東添築二百
餘丈壩西幫築九百餘丈以防其旁衝
而上流蘇許二壩亦俱次第加幫秦溝
之患似可杜絕但自礪山以至茶城共
堤一百五十五里有奇而修守夫役共

止七百二十名委不敷用合無量照徐
南事例每里派夫八名共該夫一千二
百四十名除已有七百二十名外仍該
添夫五百二十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
錢共該銀三千七百四十四兩查得廬
鳳揚三府近年除邳隄夫已派協濟似
難再加又蕭縣因萬曆五年黃河衝漫
災傷特甚原編洪淺等夫暫議停編四

百餘名今閩閩生氣初回尚難議復合

候三二年之後民稍殷阜另議編徵前
項增夫工食合於後開議

請積貯銀內每歲按季支給其畫地建舖一節亦應
比照徐南每三里建舖一座以便各夫
棲止仍通行各州縣示諭附近居民及
復業之人聽其結廬隄上俾人自爲守
不許輒派隄租以阻受廛之念但嚴禁
牲畜作踐務期保護隄工庶沿隄皆夫
上源可固而北徙之患自除矣伏乞

聖裁

一脩積貯以裕經費先該給事中尹瑾題
該工部覆議得河道起自豐沛至於淮
揚延袤千有餘里以葺修則工料浩費
以防守則用度鉅艱乃徒恃歲額不滿
數百之銀而支持千里之河道坐視大
壞極敝而後

請發內帑似爲失計見今估修徐北隄工及包砌高
堰石隄所費不貲原剩錢糧二十四萬

有奇卽使盡留尙未足用宜多方措處
約每歲三萬兩積貯淮安以便支費合
咨臣等從長酌議或應再行奏

請或徑自措處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該臣
等覆議照得防河之法全在固守隄岸
而隄岸止是土築原非鎔鐵而成者河
流之汕刷雨水之淋漓人畜之踐踏能
保其不損乎歲修之工必不可缺則工
料之費必不可少故積貯實治河第一

義也今自徐屬以至揚州一千三百餘里而取給於歲徵災逋數百之銀是所謂無米而炊空拳而搏雖有智者其何能濟每歲一遇水患袖手張日坐視其敝蓋由此也迨者大工肇興仰荷

皇上俯從改折之議在公帑無虧額之虞在閭閻無加派之苦以不費之惠成最繁之工實皆

廟算主持之力也然事莫難于守成患恒弭於有餘

致臣等於告成之後惓惓以乞留大工
餘剩銀料以脩每歲修防支費蓋誠慮
及於此也今徐北大修行縷二隄已估
用五萬一千有奇如以議發高堰石隄
必將大工餘銀盡數支銷亦未足用然
則預爲後日修防之脩者容可緩乎但
臣等反復思惟若欲派之濱河四郡之
疲民則積災子遺力有不堪若欲派之
各省四百萬之漕糧則所在加賦勢又

不可欲再以餘鹽贓罰爲

請則已經工部咨議未蒙戶部准留似難再竄查得
萬歷五年該戶部題覆淮揚撫按會題
爲仰體

皇仁亟處荒蕪要區開地利以厚民生事內稱往年
凡遇挑河等役每引帶鹽徵銀以濟工
用議將淮南北共九十萬引每引許商
人帶鹽六斤赴掣每斤徵銀五釐并隨

餘鹽銀兩上納另項貯庫計每歲帶徵

銀二萬七千兩以濟墾田之費原議至
萬歷八年住支查得前項帶徵銀兩往
歲原供挑河之用不係解部濟邊之數
委應徵解河工脩用隨該臣等會同巡
鹽御史姜璧面議得行鹽地方有限若
仍照原議墾田之費每歲徵銀二萬七
千兩或有未便合無行令兩淮運司自
萬歷九年爲始每引止帶鹽四斤每斤
徵銀五釐計每歲止帶徵銀一萬八千

兩解淮安府貯庫聽兩河歲修之用俟積貯稍裕又行停徵數年若支用將匱仍舊徵貯夫銀以挑河爲名今自儀真至邳徐一帶行鹽之河旣於河臣任之則此項銀兩亦係應撥之數非於分外增益也此外別無措處更望

軫念徐淮爲運道經之地實爲天下襟喉而修河大計原爲轉運糧儲戶工二部似屬一

特賜破格議處除山東歲額不多難以協濟外合無
於河南河夫銀內每歲量減六千兩再
將揚州淮安二鈔關并徐州倉分司所
抽稅銀每處各量留二千兩并前帶徵
鹽銀共足三萬之數俱解淮庫以濟河
工若或再損實難措手伏望

敕下該部覆議行臣等遵奉施行其該科原題要令
濱河要地俱各建設料厰每歲秋冬之
交卽行預積明歲修防之具司道置立

循環稽考收放總理憲臣歲終奏報夫
物料既脩則臨事無縮手之患稽查既
嚴則平時無冒破之虞容臣等通行申
飭逐一興舉無容別議均乞

聖裁奉

聖旨工部知道該工部覆議揚州淮安徐州三分司

每年各准支稅銀一千兩河南河夫銀六千

兩之外又加三千兩每年共支銀九千兩大

工餘剩銀准留一半其餘覆議相同奉

聖旨這河工善後事宜既已議定着凌雲翼督率各
官着實修舉以終前功餘剩解部銀都着留
用却要支費明白毋容苟且冒破其餘俱依
擬

覆議河工補益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恭覩河工垂成尙有可言懇乞

聖慈俯賜亟行以少圖補益事據管理中河郎中奈
毅中南河郎中張譽清江浦管閘主事陳瑛

徐州兵備兼管河道左叅政游季勲淮揚海防兼管河道右叅政龔大器水利道副使張純潁州兵備兼管河道僉事朱東光營田道僉事史邦直會呈奉臣劄付備仰各司道會同卽將條開事宜逐一會議要見移建衙舍作何建設守隄官夫作何增添工食錢糧動支何項庶免分派小民其宿遷遙隄踏勘地形要害斟酌事體緩急如應增築卽估計工費錢糧應用數日照欵查議明妥會呈詳報

以憑覆議具

題施行奉此依奉遵依照欵會議登答明白呈乞

請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案照先准工部咨前事該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陳普寶條陳具題該工部
覆奉

欽依脩咨到臣准此除乞廣賞勞之

天恩一欵先行據督工司道官郎中余毅中等議呈
各工夫役每名賞銀五分米一斗老人吏農

每名賞銀一錢省祭陰義等官每名賞銀一錢米一斗呈詳前來批允動支各司道宣布天恩唱名給賞外所據移建衙舍等項又經通行各司道會議詳報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漕運巡撫侍郎江一麟巡撫直隸監察御史李時成姜璧通將司道會議過事宜逐一覆加詳議欸列具陳伏乞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恭覩河工垂成尙有可

懇乞

聖慈俯賜亟行以少圖補益事理謹題請

旨

計開

一 移建管河官衙舍以重責成先該御史
陳世寶題請工部覆議咨行臣等查將
淮北淮南各管河官原分地方擇要害
去處建立衙舍錢糧卽於河工銀內動
支不得分派小民及查有廢壞寺廟拆

毀取用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
覆該臣等議照淮揚徐三府州所屬河
道俱係險要之處而管河官安坐郡邑
雖間或巡視河上往來不常緩急無備
今該巡漕御史陳世寶議將各官衙舍
移置河濱畫地修守深得專任責成之
法茲以淮北言之查得原設管河同知
二員已經題奉

欽依一管徐靈睢寧河隄并豐沛蕭碭黃河一管邳

宿桃清河隄并茶城迤裏開河除管邳
宿等處者原駐邳州無容別議其管徐

靈等處者原係淮安府水利同鄉遙制

不便合創建衙舍於徐州乃便

各屬州判主簿等官惟邳清桃三州

原俱濱河各官衙舍不必另建至於

靈沛滕四縣各離河寫遠先年已經題

准將各官衙舍創建河邊議定睢寧縣管河主簿駐

新安鎮靈璧縣管河主簿駐雙溝鎮沛

縣管河主簿駐夏鎮滕縣管河主簿駐
戚城徐州雖係濱河而該州河道延袤
頗遠故上下管河二判官分駐茶城房
村二處俱已派有信地相應照舊分駐
其宿遷縣管河主簿查得該縣河遵止
南岸一面有隄管理似有餘裕歸仁新
隄關係甚大責成宜專應於本隄適中
處所建葺公館一所每歲自三月初一
日起至九月半止責令本官專駐本隄

督率新設隄夫并稟撥洪夫晝夜修守
多方防護其餘月分仍駐該縣又以淮
南言之通濟閘至黃浦一帶河道及高
家堰柳浦灣二隄已經題

准專責淮安府清軍同知管理若本官仍駐淮城則
遼遠難於照應查得通濟閘以上新莊
鎮地方空濶與隄堰閘座附近相應建
設管河同知衙舍既可以監率官夫修
守隄堰又便於約束軍民催護糧船其

山陽縣管河主簿卽應移駐黃浦鎮揚
州府河道惟有高寶貳湖隄岸最宜防
守管河通判衙舍相應於邵伯鎮建置
寶應縣管河主簿則當移駐瓦店高郵
州管河判官則當移駐界首江都縣管
河主簿則當移駐腰舖儀真縣管河主
簿則當移駐嚮水岡其各官應建衙舍
除應駐劄本州縣及沛滕二縣主簿原
設夏鎮戚城衙舍見在無容創建外其

餘俱行各州縣逐一建設合用物料着
落各掌印官卽將各官原署拆赴河濱
改建仍查境內圯廢寺觀及應拆書院
酌量移奏其搬運夫匠之費估計甚精
量於河工銀內動支奏用並不擾派小
民仍嚴諭各官務要遵照議定地方常
川駐劄應管隄堰不時巡視修守不許
營求別差庶衙舍不爲虛設而官夫皆
得實用矣伏乞

聖裁

一添設新隄堰夫役以便防守先該御史
陳世寶題該工部覆議咨行臣等脩查
舊隄新隄舊設夫役果否彀通融應用
如不敷用應否添設長夫或應否隨時
募夫工食動支何項銀兩方得免派小
民其加派漕糧恐難輕議必於別項銀
內酌處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
覆該臣等議照新例隄防修守爲急而

編設夫役工食爲先查得淮北除宿遷
以上各州縣創築遙隄旣皆堅固足恃
且原設縷隄人夫布置頗密堪以往來
修守不必另議添設外其宿遷以下北
岸自古城至清河遙隄共一百零七里
原無縷隄未經設夫合另設遙隄夫役
照例每三里一鋪共三十六鋪每鋪應
設夫一十二名老人一名共該夫四百
三十二名內除裒撥中河分司洪夫二

百名外設該新設夫二百三十二名老人三十六名聽桃源清河二縣管河官各照地督率南岸歸仁集遙隄約四十里每三里一舖共一十三舖每舖亦設夫十二名老人一名共該夫一百五十六名老人一十三名聽宿遷縣管河官督率前項夫老共四百三十七名每名各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該銀二千一百四十六兩四錢及照歸仁隄最爲險要

修守頗難仍於洪夫內抽撥一百四十
四名每歲定限三月初旬亦付宿遷縣
管河官管領赴隄於新設夫老相兼防
守至九月中旬待水消涸方許撤放其
桃源縣南岸縷隄三十九里并馬廠坡
遙隄計五里清河縣南岸縷隄一十里
零八十丈俱應一體建舖設夫查得桃
源縣原有淺夫一百六十六名清河縣
原有淺夫五十三名堪以分派亦免另

議其淮南山陽等處除原額淺夫甚少
不時調發濬淺尙有不敷難於哀撥查

得高家堰隄并柳浦灣隄共一百六十
里應設夫五百名俱建舖於高堰住歇
通融調撥修守西橋徐家二壩頗爲險
要各應設夫三十名黃浦八淺各五十
名并烏沙河起至通濟閘止共六十里
應設夫一百名各酌量地里建置舖舍
通共應設舖老四十名聽該管河同知

督率各管河主簿大使等官照地分管俱每年如式增修積土隄上遇有坍塌及水勢衝激併力守護前項夫老共八百名每名亦各工食銀七兩二錢共該銀五千七百六十兩及查哀撥洪夫二百名工食舊額每名銀六兩歲該銀一千二百兩今改常川修守遙隄較之在洪應役頗勞合照新設隄夫一例每名歲給銀七兩二錢除原數六兩仍舊動

支徐州船稅外每名加銀一兩二錢歲
該加銀二百四十兩通應議處以上淮
北淮南計應添設夫老共一千二百三
十七名共該工食銀八千九百零六兩
四錢又該加添洪夫工食銀二百四十
兩通共該銀九千一百四十六兩四錢
看得漕糧旣難加派疲民又難增賦別
無堪動錢糧查有淮安府四稅銀兩原
爲修濬河工等項公費及賠贖災傷逋

負支用今水患既除賠贖可省酌量於
內歲支銀七千三百四十兩義真縣船
稅銀內歲支一千八百六兩四錢以
二項湊足夫食銀九千一百四十六兩
四錢遇閏月年分每夫加銀六錢共銀
八百六十二兩二錢聽于各夫內有曠
役扣除工食通融補給庶夫役增置得
宜而錢糧措處不擾矣伏乞

聖裁

一添設管隄官部夫以保新工先該御史
陳世寶題該工部覆議咨行臣等詳議
高家堰柳浦灣二隄如果地屬要害官
難兼攝奏行吏部銓選其奸徒盜決高
家堰等處水口者卽照故決盜決山東
南盱湖沛縣昭陽湖等處事例一體問
發仍行法司衙門增入律例永爲遵守
等因除盜決事例無容再議外其增設
隄官一節行據司道等官議報前來覆

該臣等議照設隄以禦水患設夫以固隄防誠爲地方永賴之計然無專官管理終難責成查得高堰柳浦俱屬山陽縣轄卽有管河主簿一員各處河隄頗遙勢不暇給况二隄僻在荒野向多盜決必須專官防守合無兩隄總設大使一員專督前夫往來修守隨該臣等查得山東東平州倉大使李時萼向委部領徭夫分築高堰工程勤慎克濟本隄

要害處所修築事宜本官久已熟知似
應改除管隄大使行令率領新設隄夫
修守本官衙舍就于高堰建設居住專
聽該府清軍同知提調如果三年修守
無失效有勞績量

請加陞職銜倘有愷悞究治不貸其東平倉員缺另
行銓補庶事有專責而隄可無虞矣伏
乞

一增築宿遷縣遙隄以順民情先該御史

陳世寶題該工部覆議咨行臣等委官

前去宿遷一帶地方逐一踏勘如遙隄

接築果於民生漕運兩便不妨酌估具

奏擇暇舉行等因行據司道等官踏勘議報前來

覆該臣等看得濱河郡邑俱因築有遙

隄永除昏墊之患獨宿遷傍湖無隄不

免向隅之泣情委可矜但該縣北岸自

直河至古城一帶從來不議築隄者正

以本處爲落馬侍丘諸湖停蓄之所湖
外馬陵諸山蟠蜿環抱天然遙隄水無
他泄不能奪河而水發之時河湖相通
縈迴展轉水勢稍得舒緩卽漢賈讓所
謂使秋水得有所休息游波寬緩而不
迫也且山東蒙沂諸水俱由此湖入河
若一槩接築遙隄則河水無所停蓄而
下流難受益多潰決之虞湖水不能外
出而滄浸愈廣反增胥溺之患耳今據

各司道議於直河官隄頭起至王珣地頭止約二十里舊有民間自築小隄每歲三四月間水發尙小若此隄無恙則麥亦有秋如伏秋水漲至有殘缺合行該縣掌印管河官每歲冬春間督率本地民夫或量撥徭夫協助修補此于漕河固無損益而于民生亦有裨補矣伏乞

聖裁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本部覆議相同題奉
聖旨是

高堰請勘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高堰石工將興鄉官請毀甚力乞

恩速賜勘議早定

國是事臣於十月十五日准工部咨覆奉

欽依行臣等遵奉題

准事理採石甃砌高家堰臣卽分行各司道查照

舉南河分司郎中張譽見在下椿爨砌間忽
聞泗州鄉官欲毀高堰投揭撫按衙門且赴
南都矣隨覓視之原任湖廣叅議常三省者
特具一揭本官又與原任江西副使李紀朔
州知州柳應聘濰縣知縣高尙志聯名一揭
危詞悍語不可殫述而中間最所聳動人者
云

祖陵松柏淹枯護沙洗蕩二句臣讀之不勝駭汗先
該臣於九月間督同南河郎中張譽潁州道

副使唐鍊親詣

祖陵勘議初乘坐船一入

陵東沙湖口則淺涸難進復易小舟約行六七里登岸陸行至下馬牌邊半里許又行里許至

廷墀恭謁訖當同各官并奉祀朱宗唐周圍闕視得山基高阜松柏茂鬱湖水僅及岡脚隄根俱露乾地當詢朱宗唐淮水暴漲之時水及何處本官回稱至下馬橋邊

墀水係是驟雨宣洩不及隨據各司道議得爲今

之計惟有量將舊閘加增高濶便洩雨水前
歲所築東南隅石隄較之內地反卑無甚關
繫但已成之業亦宜修葺隨將應修隄閘及
泗州護隄工程咨覆工部訖及又查得

陵東嘉靖二十一年所築隄閘堅好如故而前歲接
築石堤圯裂甚多內無托石外無釘筍必係
委管隄工員役侵扣錢糧所致復行該道嚴
查何官管理應叅應究另行呈奪未報據其
淹枯洗蕩等語則臣等恭謁之時豈皆無目

者也然臣終不自安也又於十月二十二日
臣復往泗州督同該州知州私自謙盱眙縣
知縣詹朝等躬閱

祖陵則見河湖之水較前更澀光景頓殊松柏鬱然
籠雲蔽日卽地濱所栽旱柳亦皆生意勃然
而塹外護沙高阜如故臣殊怪士人口吻豈
宜如此誑誕回至該州面詢知州私自謙彼
云士夫何常親到

陵上閱視止據小人相搆之語遂成紙筆耳竊照

與前任漕撫都御史江一麟未至之時稱准
水爲害之大高堰當復之由者不知其幾千
萬人而形之撫按之奏牘臺省之條陳者又
不知其幾千萬言也然臣亦不敢輕率舉事
到任之後親詣泗州會集生員里老人等脩
詢泗州水患在高堰未決之前抑旣決之後
也僉曰高堰決而泗州水患爲甚也清口塞
於高堰未決之前抑旣決之後也僉曰高堰
決而清口塞也臣應之曰是誠然也蓋高堰

決則淮水東黃河隨躡其後故清口塞而堰
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
之水聚今塞高堰乃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
之水也遂斷然請于

皇上而行之去春高堰旣成卽聞泗水消落臣未之
信也尋于五月二十二日接到該州鄉宦御
史趙卿遺臣與江一麟書云大工底績數十
年沮洳之鄉一旦膏壤諸名公必潰之役倏
爾告成

國家幸甚生民幸甚古謂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者
更何壯哉又遺各寮屬書曰治河之役古今
稱難今日之河緣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
通而不塞是以桑梓鞠爲巨浸

陵寢亦有小妨十餘年來當事者徒爲長嘆茲幸神
謨妙算倏爾成功然今論功者止云兩府貧
民得免魚鼈之患

三陵樹木得免滄沒之虞而已而不知淮黃合流爲
祖陵一大合襟所關尤重如堰功不成則淮奔而南

矣卽此言之其功在

朝廷豈特咽喉之樞腹心之病云乎哉至於吾民之沃壤極目歡聲盈耳又有不能盡述者而臣猶未之信也九月十八日又據營田道僉事史邦直揭稱本月初七日職經越城等處達淮泗間沿途看得高堰以東地方數年間洪波浩蕩非二三月不見地皮比及四月復如初矣而泗城淮河瀾漲漫衍令人感焉今也皆爲平陸亢爽無復津涘但布種者卽喜

禾穰穰而泗州四外俱成乾灘淮由地中去
隄岸十餘丈黃童白叟共曰十數年來未見
不意今日復睹平地而職亦待罪地方旣已
三年往來此地歲不下數次誠未睹有光景
如今日也至於避水子遺棄田里廬舍携父
母妻子遠去望故土而泣然者數稔矣今皆
卽舊基積土爲壁鋪蘆爲屋子婦歡呼鷄犬
聚棲職一經行咸入照覽有不圖爲樂之至
於斯也泗士若民各亦互相駭愕自遜見識

不到夫以土之士民世世其中歲歲其患又
皆縉紳各流而所識見僅如此則治河者可
膚淺道哉臣睹此揚方快然自以爲得矣夫
據二臣書揭則高堰未築之前與旣築之後
光景頓異了然在目矣

陛下與廟堂諸臣焦心勞思者數載臣等胼手胝足
者逾年方成此工吟

陛下且俯納科臣之言用石甃砌以爲億萬年無疆
之計矣三省等遽欲毀之忍乎哉今歲之水

委果異常往歲止發一次今則再發往歲以數尺計者今則及丈然五月末旬暴漲六月俱消七月中旬暴漲九月俱消卽三省揭中亦謂目今淮流少減遂謂

祖陵無恙誠然矣然旣稱少則消而復漲漲而復消乃水性必然之理卽徐邳間皆然不獨泗州爲然也卽山陝河南皆然不獨徐邳爲然也有今歲異常之雨則有今歲異常之水三省等能使天之不雨乎南都濱臨大江蘇浙

逼近滄海五六月間街市可舟一望巨浸又

聞承天

顯陵水深六七尺豈亦有高堰阻之乎臣不敢瑣瑣
辯瀆卽以揭中最舛之語爲

皇上陳之案查嘉靖十二年前任河道都御史朱裳
請於

祖陵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以障泛溢該都御史劉
天和接管勘得

祖陵西北二百土岡聯屬永奠無虞其南面山岡之

外卽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滙於此淮
河自西而來去

祖陵一十三里但遇夏秋淮水泛漲與前項湖河諸
水通連會合間或滄及岡足及下馬橋邊今
據匠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而至此

陵地共高二丈三尺一寸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
衝決事體重大未敢輕擬等因又查得泗州
志載元知州韓居仁所撰淮水泛漲記內稱
大德丁未夏五月淮水泛漲漂沒鄉村廬舍

南門水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未抵圈甃頂
城中居民驚懼因考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
丙寅小此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刊之於石以
後水漲官民視此勿驚懼云又查得盱眙縣
石刻載邑人蔣仲益記內稱正統六年五月
連雨六月水浸泗城官民咸避盱眙山泗州
衛前水高一丈二尺漂沒廬舍民大驚駭按
宋淳祐咸淳元大德及我

朝洪武乙丑永樂己丑皆大水焉不可不紀以慰

後人云各志石種種在也漢唐無考矣我

朝正統以後無論矣卽志刻所載自宋之淳祐至
我

朝正統泗州每爲水困而揭云萬歷以前堰未築
則鮮害果何說耶考之郡志高堰爲漢陳登
所築焉

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相傳千有餘年乃云原
無高堰萬歷元年朔築如其無也則隆慶四
年以前高堰未決淮揚何以無水患乎壑外

護沙原非人爲自開闢以來有之者卽志刻
所載歷朝大水較之今歲不啻三倍護沙固
無恙也乃今遂洗蕩乎高堰居淮水之東中
間尚藉阜陵泥墩諸湖淮水北出清口則直
而順出高堰則逆而難揭云高堰橫攔直受
使淮流至此紆回曲折而不得直下是未知
高堰安頓何處可論水乎又云萬歷以前河
淮於清口會合通流入海惟自高堰一築之
後淮益弱河益強蕩激泥沙日累月積此又

不經甚矣夫高堰通流則淮分而弱反爲
強高堰斷流則淮全而強反謂之弱何其
乎先任漕撫衙門特因清口沙塞製混江龍

以滾刷之畢竟無效臣與江一麟率同司道

府州縣官二十餘人在清口閱視僅存一

線人皆褰裳而渡此高堰大潰時也延至次

年二月高堰築而清口始闢今反言之舛甚

矣三省又云淮人以此堰爲便特田土耳其孰

愈害及人民夫高堰決後淮揚之民流離轉

徒陷於死下者不知其數無論已淮水東注
黃浦入淺高竇一帶橫潰四決覆溺船隻阻
梗運道三省輦獨不聞乎况雲梯關外海口
甚濶全賴淮黃二河併力衝刷若決高堰清
口必淤止餘濁流一股海口必塞海口塞則
下壅上潰黃河必決運道必阻此前歲之覆
轍也三省輦未之知乎臣前至泗州時有以
清口淤塞語臣者臣應之曰清口旣塞則泗
州城外之水從何宣洩而今乃消落歸漕若

是也語者詞少澀然臣猶不自信隨率南河
郎中張譽淮安府同知莊桐清河縣知縣袁
世南駕扁舟從諸湖中泛至清口直抵清河
縣南逐一探試得河湖相連處所滙爲巨浸
萬頃茫然中間深淺不等自一丈五尺以至
至四五尺一入清口淮水方有歸束以四丈
之繩繫石投之未得其底蓋水散則淺水聚
則深其理然也今三省輩欲加疏濬不知從
何措手試卽今彼爲之當自見也又云二者

以徹高堰爲要此時清口水僅三尺近堰之外深幾二丈是計其水所從洩清口難而高堰易也此又濤張甚矣夫清口深逾四丈堰外見有乾灘水勢迥異萬目昭彰誰能掩乎蓋不言

祖陵之傷無以動人不言清口之塞難以毀堰而不自知其大非士人舉動矣臣諦思之三省輩寧無人心者何其變亂黑白至此哉且其揭不行於高堰初議之時而行於高堰久成之

後不行於淮水暴漲之日而行於淮水消落之餘何哉蓋緣泗州巨商私販北自河南南至瓜儀勢必假道清浦運河而各閘不免稽留分司不免稅權人甚苦之數年以來皆從高堰直達爲利甚大先任漕撫都御史王宗沐於萬歷元年築堰斷流而泗人危言四起卑薄不加遂致中圯侍郎吳桂芳亦知高堰當築幾欲興工有泗州棍徒楊明恕者造爲飛語多方煽惑因循墮誤臣初至之時亦常

以游言力阻臣堅執不允繼復詣於高堰迤南五十餘里周家橋至古溝一帶鑿渠通湖而淮安之民又欲比照高堰一體加築臣行司道查得彼處地形亢於高堰淮水大漲則從此漫入白馬湖決旬不雨仍爲陸地此天然減水壩也如欲加築則淮水暴漲不免增溢而高堰難守然留此以洩異常之水則可如欲開鑿成河淮水從此長流則非特淮揚被害而清口亦必復淤俱不可也任之而已

泗人無路中通向抱悒悒茲當臣將去之日
復龔故智以申前說而不知其中更有大不
可者夫

祖陵風水全賴淮黃二河會合于後風氣完固爲億
萬年無疆之基地方鄉乘載吳桂芳語云鳳
泗

皇陵全以黃淮合流入海爲水會天心萬水朝宗真
萬世

帝王風水與趙卿前書所云淮黃合流爲

祖陵一大合襟誠知言也今若於高堰等處從中劈
畫一路分之使抱身之水反挑而去萬一有
誤誰執其咎夫三省輦偶見淮水暴漲則動
輒以

陵寢爲言至若分淮黃之流以壞

祖宗萬年根本之地則又悍然不顧以全淮之力出
清口則以爲塞中分淮水之力則清口又以
爲通公平乎私乎臣誠不知其何心也臣又念
之當兩河泛溢之時民生昏墊

國計梗阻則人以

朝廷不遣大臣愛惜財費而曉曉矣今

朝廷遣大臣矣不惜財費矣一歲之間兩河順軌
往來利涉矣而泗人又欲毀成業而興新工
忘大體而行私臆地方之私臆無窮而

朝廷之財力有限臣不知其所終也此議不息則
大釁猶存必須速勘明白方可杜絕後患而
見奉

明旨採石甃砌滄言四起人心惶惑何以成功誠不

可不速爲之計也况臣管窺之見固止於此
犬馬之力亦盡於此而寧敢遂謂其必無遺
策乎今臣奉

旨離任正地方人情得以攄發之時勘議諸臣得以
虛心之日伏望

敕下該部轉行尚書凌雲翼母拘成議毋靳成功可
改圖者卽爲改圖可增損者卽爲增損荒度
諷諮務求全美此固

國家之幸地方之幸而使臣他日無遺議焉亦臣

之大幸也如三省等之言必不可行亦望特降

明綸著爲令甲使他日懷私好事之徒不得妄生厲階以亂

國是則公論早定而事體畫一矣再照人情不免顧忌讒口尤多推委臣若仍糜廩祿則他日勘議者稍拂三省等意不曰雲翼同官相護必曰屬寮畏臣徇臣而不敢持公議矣伏望將臣放歸田里使凌雲翼等得以虛心勘議

如臣之所行者是而三省輩所言者非卽欲
用臣未晚也况臣自治河以來胼胝之力少
而筆舌之勞多神銷質耗心悸竄驚自知不
久於人世矣前者具疏乞歸實出懇悃謬蒙
溫旨眷留臣雖殞身圖報亦所甘心何忍求去但揆
之人情似已未厭臣一日不去人言一日未
息懇乞

陛下憐而允之臣不勝感戴幸望之至奉

聖旨高堰築後河道安流績效已著豈可因一二無

稽之言又行勘議着遵前旨上緊修築以終前
功常三省倡言阻壞成議姑革去原職爲民其
餘且不查究以後再有這等的掣來重處工部
知道

遵奉 明旨計議河工未盡事宜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遵奉

明旨計議河工未盡事宜事據中河郎中余毅中徐
州兵備兼管河道按察使張純會呈蒙臣并

總督漕運巡撫兼管河道兵部尚書凌雲翼
憲牌前事備仰司道卽便會同將所管河道
自清河縣起至徐北止應議未盡事宜逐一
計議要見某處工程原議未及應該續舉某
處工程原議已及卽該舉行某處隄岸卑薄
應該加幫某處閘壩稀少應該增建某處運
渠淺澀應該挑濬夫料作何調辦錢糧作何
動支毋以先有成議而憚於紛更毋以專事
節省而致貽後悔此係奉

旨虛心詳議以終前功務求永賴善後長策該司道
必須悉心詳議估計明妥具由會呈通詳以
憑覆議施行蒙此該職等遵依督同淮安府
知府樊克宅管河運同王琰徐州管知州事
運同孫養魁并淮徐所屬各州縣掌印管河
等官查議得先年淮北一帶惟恃縷隄束水
太迫卑薄雜沙每年伏秋泛漲決口不下數
十決愈多則水愈散而沙愈停沙愈停則河
愈高而決愈甚海口衝刷無力遂致淺狹以

故徐呂而下兩岸田廬溢爲巨浸桃清運道
僅同一溝運道民生敝壞極矣幸賴

廟堂堅持獨斷部院協心經理自萬歷六年興工
以來大小決口悉皆築塞自徐抵清除中間
原有高阜可恃外餘俱創建遙隄然又慮異
常暴漲遙隄或亦難容故又於桃清北岸崔
鎮徐昇季太三義鎮等處建減水壩四座使
得宣洩入湖免傷隄址告成之後又開復邳
州北岸直河一道而蒙沂諸水經出大河開

復宿遷南岸小河一道而靈睢積水漸已消
減近又查得沂河毛墩各涵洞一座應改減
水壩見在興工若徐州以上茶城口爲清黃
接會之所自改行新河以來地勢中亢泉水
力弱每歲運艘過盡之後黃河大漲之時或
不免數日淺澀先經題

准三年兩挑至期本司照例請挑無容再議是自徐
抵清五百餘里之間所以導黃入海爲運道
民生計者亦可謂算無遺策矣以故水力旣

專奔流迅駛淤沙日滌河身日深海口一帶
今歲倍加深濶此皆河淮合流衝刷之明效
也所據淮北河工職等再四籌維委的別無
未盡若欲勉強搜索恐徒糜費無補惟有遵
照部科題奉

欽依事例每歲責成掌印管河官將遙隄應幫處所
歲加幫築縷隄要害之處隨宜量修所謂久
安長治之道似不出此合行會呈具報施行
又據南河郎中張譽徐州兵備兼管河道按

察使張純海防兵備兼管河道叅政龔大器
穎州兵備兼管河道副使唐練會呈蒙臣并
總督兵部尚書凌雲翼憲牌俱爲前事行間
又蒙漕撫部院憲牌爲講求治水事宜以息
民患事備仰本司道卽督各府州縣掌印治
河等官將淮南一帶水道逐一詳加踏勘要
見某處作何疏濬某處作何築塞尋其原委
察其脉絡如射陽湖月河等項條議應否舉
行果否可爲永利其高家堰旣築之後淮城

已免墊溺果否泛溢猶爲下流州縣之患及
有一切未盡事宜會議詳悉刻限呈報以憑
施行等因蒙此俱經備行淮安府知府樊克
宅揚州府知府虞德燧率同各州縣掌印管
河等官逐一躬親踏勘查議去後節據條議
呈報前來隨該職等會議得淮南水患其源
在淮黃其重在運道而民生利病實相關焉
往年高堰不塞閘禁不嚴而淮水始南黃水
又從天妃閘灌入以致淮揚一帶屢及城市

興鹽等處之田廬盡成昏墊清口遂淤海口
因塞羣議紛紛計將無出矣幸賴

廟謨主持部院殫心經畫築高家堰改天妃閘復

三壩嚴啓閉而淮黃二水並免南奔之患塞

黃浦八淺修復寶應土石隄而興鹽一帶俱

有可耕之田清口因淮水衝刷而日深海口

得淮黃合流而大關運計民生殊爲永賴矣

所據未盡事宜止有高寶江都山陽年例歲

修之隄向緣錢糧缺乏工力不敷每歲止是

支吾目前未能加幫高厚及興鹽高泰以裹
洩水舊渠向因黃浦入淺潰決濁流浸灌淤
墊頗多誠今日所當議者以湖隄言之除寶
應大工隄岸俱各修砌完固惟當率夫防守
無容別議外其卑薄殘缺之隄應加上工椿
木者寶應土隄計長四千八百一十七丈內
量舊隄止高八尺五寸至九尺者濶一丈五
尺至二丈者今應加幫共濶二丈五尺于隄
面上加高一尺至一尺五寸共高一丈計土

論方共該工銀二千五百二十五兩一錢應
添椿木銀六百九十二兩五錢六分高郵土
隄計長六千七百丈內量得舊隄止高八尺
五寸至九尺者濶二丈不等今應加幫共濶
二丈五尺于隄面上加高一尺至一尺五寸
共高一丈該工銀二千八百四十四兩應添
椿木銀八百二十二兩八錢八分江都邵伯
湖隄應加添石塊椿木者計長三千六百丈
合用石塊工料銀一千二百兩應添密椿該

木價板片釘銀八千一百八十兩二錢六分
二釐八毫應幫上隄八千二百八十丈今量
止高八尺五寸濶二丈不等應該加幫共濶
二丈五尺隄面上加高一尺五寸共高一丈
該工銀三千九百七十四兩四錢山陽縣清
江浦外河隄約一百五十餘丈應用椿木埽
料銀四百六十兩加築隄岸夫工銀五百四
十兩以上四項共該銀二萬一千二百三十
九兩二錢二厘八毫以減水閘言之除高寶

江都新舊增置閘座可以宣洩者無容別議
外高郵南門舊橋口應改建減水壩一座寶
應子嬰溝舊閘及泰山廟後甄閘九淺石閘

應改建減水壩三座工料等項照依黃河遙
隄各減水壩之費約計每座該銀五百兩并
江都邵伯湖加高閘石九座該銀四百一十
四兩三錢一分五釐共該銀二千四百一十
四兩三錢一分五釐連前隄工通共該銀二
萬三千六百五十三兩五錢一分七釐八毫

以上錢糧俱應於見

請歲修積貯銀兩動支如有不敷卽於大工餘剩銀
內支補者也然減水閘僅可以洩尋常盈溢
之水至於伏秋霪澇與天長六合諸山之水
陡發共注於湖止憑瓜儀二閘宣洩不及查
得揚州灣頭原有運鹽官河一道內由芒稻
白塔二河直達大江勢甚通便年久淤淺先
年刑部侍郎王恕曾議挑濬計長三百四十
里道里遼遠工費不貲且議者又謂私販船

隻潛度難防遂致中寢殊不知洩水之患每
年止是五七七八四箇月喫緊若從壩口密

佈椿柵就令白塔巡司防守自可禁絕其餘
月分任從照舊築壩實爲兩利而無害也但
慮錢糧不敷今止議先從灣頭濬起至泰州
南門止計長九十七里挑深四尺面濶四丈
底濶二丈併打壩合用夫工銀一萬零八百
兩相應於巡鹽衙門挑河銀內動支又查得
高寶江都隄內田地及興泰山鹽州縣地方

外受各減水閘之餘瀝而內蓄時伏連綿之積雨皆由射陽湖經朦朧喻口出廟灣以入海迺其故道也渠道見存止宜疏濬先蒙總督兩部院據鹽城知縣楊瑞雲估勘挑濬淺處計長一萬二千六百丈合用夫役工費銀七千五百六十兩已經覆勘明確相應於原議大工扣存巡鹽衙門挑濬支河銀內動支者也以上數事俱係歲修及原議未舉事宜亟應興舉務在明歲伏前報完方克有濟

道里遼隔時日不多必須分任責成庶可速
就今議得高寶江都一帶湖隄及修建減水
壩等工相應俱屬南河分司管理疏濬灣頭
鹽河分屬海防兵備道管理疏濬射陽湖諸
淺及清江浦外河及岸分屬徐州兵備道管
理庶事有專責而工可速成矣再照鹽城知
縣楊瑞雲寶應知縣李贄揭內開稱寶應隄
內重朔月河一節委與高郵康濟河事體相
同節經部院題

請勘議舉行但計工費不貲當此勞費之餘災傷之日恐有不堪相應暫停姑候時和年豐再圖興舉者也職等會勘無異理合呈報等因各緣由到臣據此案照先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題節奉

聖旨河漕職任繁重宜用重臣經理凌雲翼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兼管河道寫敕與他着北緊赴任與同潘季馴將河工未盡事宜虛心

計議着實經理以終前功欽此備咨到臣欽遵
外續該總督漕運巡撫兼管河道尚書凌雲翼
赴任與臣會行司道各官將河工未盡事宜
會勘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兵部尚
書凌雲翼虛心講求逐細查覈除中河司道
管轄地方自清及徐五百餘里黃河經行之
處委已順流入海運道無梗居民頗安惟在
查照部科題

准事例防守不懈卽爲永賴之策無容別議外其實

應迤南諸湖聯絡清江浦外湍溜不多而關係內河不小各該隄岸雖係大工之所未及實亦運道之所必資循例歲修殊屬虛應尋常僅可支持暴漲不免衝塌蓋人力固自有限錢糧亦所不敷無惟其然也所據司道勘議加幫隄岸修改閘壩濬灣頭河之淤淺以殺外湖之橫流疏射陽湖之故道以洩內地之積潦工費不煩於

請發分任尤便於責成似應依擬以終前功伏乞

敕下工部查議上

請備行總督衙門悉照前議督行各司道查照動支
前項銀兩嚴督各該掌印管河等官務起今
冬天氣晴和分投修理併乞轉行兩淮巡鹽
衙門將挑河銀兩查撥濟用定限來歲三月
中通行完報以備伏秋如有惰誤及苟且塞
責不堪永賴者指名叅

奏庶未盡之工區畫周備而運道民生端有攸賴
矣奉

聖旨工部知道

申嚴鎮口閘禁疏

臣潘季馴謹

題爲清黃交接處所濁流倒灌易淤懇乞

特降綸音以嚴閘禁事我

國家建鼎燕京歲漕四百餘萬自徐以北則資汶
泗諸泉自徐以南則資黃河之水汶泗清而
弱黃河濁而強而二水交會之處則茶城是
也每遇伏秋之時黃流盛發則必倒灌入漕

沙停而淤勢所必致然黃水消落漕水隨之
而出沙隨水刷不待濬而自通亦勢所必致
也縱有淺阻不過旬日萬歷十年中河郎中
陳瑛翔建古洪內華二閘每遇黃水暴發卽
下板以遏濁流之橫而閘內無壅阻之苦黃
水消落則啓板以縱泉水之出而閘外有洗
滌之功數年以來頗稱利涉不意去年伏水
盛發啓閉不常任其所之淤墊頗遠而治者
不知引水攻沙鳩工疏濬以致廢時失事上

履

宸衷當事之臣稍加更置而人心庶幾知警矣前月十六日臣至宿遷閱視河隄據管河同知徐伸搗稱本月十三四日黃水陡長丈餘漫入古洪閘內臣卽令嚴閉閘板加高閘面去後至二十一日又據管閘主事楊信報稱十九日至二十一日黃水消落盡啓各閘諸板通漕放水衝刷成河通行無滯等因至閏六月十一日又據徐州管河判官鄭簡搗稱本月

初六日黃水復發比前又高一尺急下閘板
日夜固守至初八日午時水退初九日啓板
通行無滯等因夫兩旬之間黃水陡發二次
然前不過七日後不過三日隨長隨落此卽
清黃二水相爲勝負隨塞隨通之本來面目
也近又該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題奉

欽依增建口閘一座去河愈近則沙淤愈少所淤旣
少則衝刷愈易足爲漕河之永利矣但設閘
固欲其多而啓閉猶欲其謹閘禁不嚴與無

開同去歲之覆轍可鑒也而管閘官牌每苦於勢豪船隻強欲啓板放行少拂其意輒加嗔責蓋行者赴家其心本急而以

王程難緩倍道疾趨者亦或有之但漕河關係甚大似不可以一人之私而重妨

國家之大計也臣查得萬歷八年該臣初立清江浦三閘啓閉之法題奉

聖旨這築壩盤壩事宜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卽便拿了問罪完日於該地方枷號三箇月

發落干礙職官叅奏處治欽此臣刻石金書
堅立各閘之上庶幾人心少警而行未數年
閘禁復弛內河漸淤又該工科都給事中常
居敬題奉

欽依而臣於入淮之初卽會同漕撫都御史舒應龍
首爲申飭管閘工部主事黃日謹查復舊規
呈將三閘匙鑰送赴漕撫衙門收貯每日請
發禁例始定然亦恃有先奉

嚴旨昭若日星故廢之雖久而復之不難也今古洪

等聞並未奉有

明旨非惟人心不知警惕而司閘者亦無所恃以爲
遵守矣伏望

皇上俯念漕務至重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可采比照前例

特降綸音容臣刻石金書堅立各閘之上其閘上匙

鑰凡遇水漲下板之時俱送赴夏鎮分司官

收掌水落卽便請發庶一應船隻俱知畏忌

而漕渠可免淤塞之患矣再查萬曆十五年

九月該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等題爲河道可虞人心易怠仰體

宸衷敬陳末議以勵人心以保河漕事內一欵開報之當時工部議將河道有無通塞河工有無興舉行令管河司屬各官按季報部覆奉

欽依在卷臣遵奉備行各管河司道官員將黃河陡長閘塵閉塞日期逐一登記通候季終報部不敢墳瀆

天聽外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爲清黃交接處所濁流倒灌易淤懇乞

特降綸音以嚴闡禁事該總理河道右都御史潘季
馴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部送司案查萬歷七年
七月內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題爲
乞

恩查復舊規以利漕渠事內題稱淮安開壩每歲於
六月初旬運艘鮮

貢馬船過盡卽於通濟開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
其官民船隻出入俱暫行盤壩至九月初旬
開壩復用開啟閉仍將題准

明旨刊示各閘之上如有勢豪人員恃強阻撓應拿
問者徑自拿問應叅奏者徑自叅
奏毋得阿徇假借等因已該本部覆奉

聖旨這築壩盤壩事宜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酌

卽便拿了問罪完日於該地方枷號三箇月
發落干礙職官叅奏處治欽此備行總理河
漕及漕運衙門欽遵訖又查得十六年四月
內該查勘督理河工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
題爲酌議河道善後事宜以裨運務以圖永
利事內開嚴啓閉以杜淤淺乞要查照先年
平江伯陳瑄原立成規如山陽通濟等閘三
月初道畢卽行封鎖惟遇鮮

夏閘隻啓一閉一官民船隻照舊車盤等因已

本部覆奉

欽依通行河道衙門着實遵行。詎今該前因似應照
請案呈到部看得茶城口係清黃交接之處
而閘規之設所以嚴啓閉之防故有閘無法
與無閘同行法不嚴與無法同所從來尚矣
先是淮安閘壩奉有

明旨森嚴至今幸賴無事今茶城三閘其緊要與淮
安相同而閘規未立人有玩心若不照例申
嚴將來淤阻之患或有甚於前日者所據總

理河臣題要照例請

旨川刻遵守相應如議恭候

命下本部備咨總理河道都御史轉行各該管河官
員將題

准明旨刊石金書堅立茶城各閘之上凡遇黃河暴
漲即便閉閘各閘匙鑰送夏鎮主事收掌一
應官民船隻俱候啓閘放行敢有阻撓應拿
問者徑自拿問應叅治者奏

請定奪至於鮮

官船隻原與尋常官民不同自難一例守候相當
黃水盛發之時遠計啓閘以行則沙隨水擁
急難開通無論挑濬勞費不貲而繼至

貢船反致耽延滋甚訪得黃河水性驟長不過二
三日倘少停楫消落可期再乞

天語併勸鮮

貢諸船如遇黃水盛發亦合暫候頃刻庶法行自
近而河渠永有賴矣奉

聖旨是各開啓閉嚴約俱依擬有勢豪人等阻撓的

照淮安間霸事例卽便拿間枷號二從職官
指名叅奏